

第一章 肚裡有了寶寶

大周雍和二十四年春，春光明媚，陽光和煦。

南陽侯府，牡丹園。

唐澄盯著手中那碗黑乎乎的東西，鼻尖滿是難聞的藥味，遲遲沒有動作。

丫鬟珊瑚見她一動不動，心裡微微升起一絲不安，急急忙忙的催促道：「小姐，您快點喝吧，這是奴婢費了好大的勁才給您抓來的藥。」

唐澄初來乍到，剛接管原主放棄不要的身體，還沒來得及接收原主記憶，沒有弄清楚狀況前她是不會亂喝東西的。

她看了眼催促她喝藥的妙齡青衣女子，「妳先出去。」

珊瑚一愣，眼中滿是錯愕，「小姐……」

「出去！」唐澄不知道面前的女子是誰，但聽她喚自己為小姐，應該是傭人一類的，於是立即將人遣走。

珊瑚臉色青白交加，顯然沒有料到自己這個最被信任的丫鬟竟然被驅趕，她咬了咬唇，看著唐澄手中的青花瓷碗，恨不得親自將藥汁灌到對方的口中，但她不敢，萬一惹怒了小姐，她不會有好下場的。

看著唐澄微愠的面容，珊瑚心有不甘的低頭應了一聲，退了出去。

屋子裡只剩下唐澄一個人，她先是打量了一眼屋子裡的擺設，發現全都是復古的木質傢俱，十分精美大氣，周遭也沒有絲毫的危險，她當即閉上雙眼，原主的記憶浮現了出來。

一刻鐘後，唐澄融合了原主的記憶，終於知曉現在的時代和處境，她應該是穿越到了科技還未出現的遠古封建時代。

這裡雖然沒有便利的科技，但卻不像她所在的那個時代，能否生育是靠著孕育值決定，這裡的所有女子皆可生育。

唐澄一雙漂亮的杏眼震驚地瞪著手中黑乎乎的藥汁，想到記憶裡原主的選擇和毫不猶豫扼殺肚子裡小生命的態度，美麗的小臉上倏起一抹怒氣。

她毫不猶豫的走到窗邊，直接將手中的藥汁倒到窗外。

此時，一個青衣丫鬟急匆匆的奔了進來，正好看到唐澄手中空空的瓷碗，臉上一片絕望。

小姐竟然喝了墮胎藥！該死的珊瑚，趁她不注意，竟然偷偷幫小姐弄來墮胎藥，還故意支開她。

「小姐，小姐，您是不是喝了那碗藥？」丫鬟珍珠滿臉焦急的想要確認，聲音微喘，鼻尖沁出一顆顆汗珠，顯然是急忙趕來的。

唐澄看到來人，臉色稍緩，她知道面前這個俏麗女子叫珍珠，是原主侯爺爹的心腹，只是原主一直不喜這個總是勸導她的大丫鬟，而是信任那個只會小意奉承，心思活泛又不安好心的珊瑚。

「沒有，我倒掉了。」唐澄一想到原主瞞著人墮胎的舉動，眉宇間便浮現一抹憤怒。

她天生孕育值為零，一輩子都沒有生育的可能，特別想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寶

寶，原主有著她夢寐以求的易孕體質，卻不知珍惜竟然想要墮胎，幸好她來了，不然還不知這個寶寶的命運會如何。

這是一個沒有科技的封建朝代，人的壽命極短，沒有星際人長壽。原主是個侯府小姐，和她一樣都出生於權貴之家，同樣被寵上天，就是出身比她差了許多，是個庶女。

不過她不嫌棄，能活著就不錯了，更別說還白撿了一個寶寶。

唐澄強力壓制住翹起的嘴角，但眉梢眼角的喜色卻掩飾不住。

活了二十四年，她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寶寶。

珍珠先是一愣，繼而面露狂喜，不一會小心翼翼的詢問：「小姐，您是決定留下肚子裡的孩子了？」

唐澄理所當然的嗯了一聲，手不自覺的撫摸了一下平坦無比的腹部，嘴角禁不住高高翹起，「珍珠，我現在想開了，四皇子不喜歡我，我幹麼還要傻乎乎的喜歡他，其實嫁給鎮國公世子也不錯。」

她心裡卻想著，只要有寶寶、有美食，誰還管什麼四皇子、鎮國公世子。不對，鎮國公世子是寶寶的父親，這個要管，寶寶必須有一個完整的家。

珍珠聽到她這麼說，終於徹底放下心，差點喜極而泣，「太好了，小姐您能這麼想真是太好了。鎮國公世子是個好男人，您的選擇不會錯的！」

鎮國公世子子嗣艱難，小姐能夠在那場意外中懷上他的孩子，簡直是福星高照，說不定小姐肚子裡的孩子是世子唯一的子嗣，將來有望繼承爵位，這可比當四皇子的妾室實在多了。

唐澄贊同的點頭，原主的生母是南陽侯最寵愛的女人，心底的白月光，因此原主一個小小庶女比嫡出小姐還受寵愛，養成了心比天高的性子，一心要嫁入皇家，幻想有朝一日當人上人。

唐澄本身也是個驕傲的世家大小姐，哪怕因為孕育值為零，有可能一輩子嫁不出去，她也沒想過給人當妾室。

其實嫁給鎮國公世子當世子夫人挺不錯的，鎮國公簡在帝心，手握大權，只是在原主看來，鎮國公府再有權勢也是臣子，哪裡比得上尊貴的皇家，原主心裡嚥不下這一口氣，仗著南陽侯的寵愛作天作地，妄圖打掉孩子嫁給四皇子，就跟飛蛾撲火一樣。

想到自己以後有娃有美食的美好日子，唐澄露出一抹愉悅的笑容，語氣輕快的吩咐道：「珍珠，我餓了，妳去廚房弄點吃的來。」

她摸了一下肚子，想到裡頭有個小傢伙就覺得自己真是太幸運了。

若是她的親人知道她在飛船爆炸後還能穿越時空活下來，幸運的擁有自己的寶寶，應該會很高興吧。

珍珠連忙領命準備下去。

此時珊瑚走了進來，看了一眼珍珠手中空空的瓷碗，眼底劃過一抹隱祕的歡喜，「小姐，您……您喝了那碗藥？」

珍珠狠狠瞪了珊瑚一眼，而後緊張的看著唐澄。小姐剛剛打消了喝墮胎藥的念

頭，可不能因珊瑚一番巧言令色而功虧一簣。

唐澄瞥了一眼教唆原主墮胎的珊瑚，「不喝了，我決定將孩子生下來。」

珊瑚容貌嬌俏白淨，眼神靈動，一張小嘴極會討原主歡心，是原主最為喜歡的丫鬟。

不像珍珠是南陽侯的人，這珊瑚是原主買回來的，唐澄非常不喜歡她，這丫鬟一看就不是個安分的人。

珊瑚大驚失色，急了，「小姐，您可不能留下這個孩子，萬一四皇子知道了，您就再也沒有希望了。」

其實此事在外頭早已傳得沸沸揚揚，珊瑚仗著唐澄被南陽侯拘在院子裡不知情便想糊弄她。

一旁的珍珠大聲怒斥道：「珊瑚，妳還想矇騙小姐多久？小姐懷孕的消息早就被人傳出去了，四皇子還能不知道？小姐如今是鎮國公世子的未婚妻，懷的是世子的孩子，妳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四皇子，鼓勵小姐墮胎根本是不安好心。」

原本以小姐的庶出身，只能到鎮國公府當妾室，可有了孩子，鎮國公和鎮國公夫人在侯爺的爭取下鬆了口，願以正妻之禮迎娶小姐，這可是天大的幸事。

珊瑚看到唐澄面無表情，心裡悚然一驚，趕忙狡辯，「珍珠，我這是為小姐好，小姐明明喜歡的是四皇子，卻懷上了鎮國公世子的孩子，只要孩子還在，小姐和四皇子就再無可能。」

珍珠大急，「小姐，四皇子對您的態度您也清楚，您萬萬不能聽珊瑚的話墮了孩子。」

這珊瑚還真是不死心，句句不離原主愛慕的四皇子以及她肚子裡的孩子，就為了說服她墮胎，唐澄道：「閉嘴，妳們不要再吵了，我已經決定留下這個孩子，珍珠，晚點爹爹回來告訴我一聲。」

珍珠大喜，連忙點頭，「好的，小姐放心。」

珊瑚想要說什麼，卻被唐澄狠狠一瞪，到嘴邊的話生生的嚥了下去，心裡暗暗焦急，不知珍珠給小姐灌了什麼迷魂湯，小姐竟然決定留下鎮國公世子的孩子。

「妳們都下去吧。」

唐澄揮了揮手，看了一眼一步三回頭的珊瑚，眉心擰了擰。

原主被珊瑚吹捧得飄飄然，將珊瑚當心腹，但她可不是原主這個小傻蛋，豈會看不出珊瑚的不懷好意。

珊瑚作為原主最信任的丫鬟卻不斷攛掇原主墮掉孩子，其心可誅！一個不安分，時刻算計著主子的丫鬟，她可不打算留在身邊。等南陽侯回府，她一定要告知他一聲，將珊瑚發賣掉，相信南陽侯出手，定會徹底解決這個隱患。

發賣一個小小的丫鬟不需要原因，主子發賣奴才天經地義，寵原主的侯爺爹肯定會支持她的。

唐澄撫摸腹部，腦海中浮現出一張俊美如玉的容顏，對寶寶爹的基因滿意極了，至於原主癡迷的四皇子……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她早已拋之腦後。

半個時辰後，珍珠滿臉笑容的領著幾個丫鬟將熱呼呼的膳食端了上來，一一擺放好，菜肴精緻，糕點美味，香氣四溢。

「小姐，請用膳！」

唐澄見了面前的菜色，不愧是侯府最受寵的四小姐，這些膳食無一不精細美味，哪怕她如今名聲盡毀，聲名狼藉，還未婚先孕，在南陽侯府的地位沒有絲毫的動搖，侯爺爹簡直將她寵上了天。

唐澄對原主的受寵很滿意，她自己也是爸媽哥哥們的掌中寶，受不得一點委屈。她開開心心的享受著美食，喝著熱騰騰且鮮美無比的魚湯，原主的生活和她以前過的日子沒什麼兩樣，生活品質沒有下降。

其實唐澄穿到這具身體上時，原主並沒有消失，在讀取了她的記憶後，迫不及待的趕去投胎，想要到她的世界。

她忘不了原主離開前一臉厭惡地丟下一句話——

「這身體髒了，我不要了，妳如果想要就給妳好了，不要也沒什麼，反正我是不會要的。」

絲毫不管肚子裡寶寶的死活，也不管寵愛她的侯爺爹。

唐澄實在無法理解原主的選擇，不過因為她無法回到原本的世界，所以原主離開後，她高高興興的留下來接管原主的爛攤子，準備將肚子裡的孩子生出來。

唐澄享受完美食，滿足的喟歎一聲。

留下來果然是最正確的決定！

建安伯府，雪含居。

丫鬟瑤紅低聲稟告，「小姐，南陽侯府的珊瑚傳來消息說唐四小姐突然改變主意留下孩子，沒有吃墮胎藥。」

留下孩子？柳錦桐目光閃動，眼底劃過一絲譏諷，唐澄那個心比天高的蠢貨會留下溫淮安的孩子才怪，她可是一直想要當四皇子的女人，豈會甘心嫁給鎮國公世子。

上一世，唐澄這個蠢貨走了狗屎運，下藥成功後如願以償進了四皇子的府邸，在南陽侯心腹的保護下，替四皇子生下了好幾個孩子。可笑的是，這個蠢貨最後竟然把自己折騰死了。

一想到唐澄連出嫁後都被南陽侯護著，死後孩子還得到了南陽侯的保護，柳錦桐心裡就恨老天不公。

憑什麼唐澄這個草包的命這麼好，她堂堂建安伯府嫡出大小姐有才有貌，卻在四皇子府裡備受磋磨，還要忍受唐澄踩在她頭上，被這個蠢貨言語欺辱嘲笑。

這一世，她在那場宴會上破壞了唐澄的下藥計畫，讓唐澄自己中招，偏偏唐澄的運氣太好，明明她該被一個好色的紈褲子弟奪去清白的，誰知卻變成了鎮國公唯一的嫡子溫淮安。

早年鎮國公救駕傷了根本，只得溫淮安一個兒子、兩個庶女。溫淮安俊美如玉，

溫文爾雅，潔身自好，是無數貴女心中的最佳夫婿人選，唯一不好的就是鎮國公夫人懷孕時曾遭到算計，導致溫淮安帶著胎毒出生，痊癒後被太醫院好幾位老太醫斷言以後子嗣艱難。

一想到自己上一世受到的嘲諷，柳錦桐當然不會眼睜睜看著唐澄生下溫淮安的子嗣，更不能讓這個特別能生的蠢貨嫁到鎮國公府。

上一世，她直到死都沒聽說溫淮安有子嗣，她不想因為自己出手而給唐澄招來一個好夫君。

柳錦桐心裡恨死了辦事不利的珊瑚，這個死丫頭連點小事都辦不好，可惜了那碗加了料的墮胎藥，唐澄真是好命，又給她逃過一劫。

「瑤紅，妳派人告訴珊瑚，如果她說動唐澄墮胎或者讓唐澄喝下絕育湯，我就有法子讓她消了奴籍成為官家夫人。」柳錦桐眉目冷然，黑色的眸子裡隱隱顯現一絲幽光。

有這個承諾吊著，想必野心勃勃的珊瑚定會使盡全力將此事辦好。

如果不是唐澄是南陽侯最疼愛的女兒，身邊有人護著，她重生回來早就下手毀了唐澄，何必收買一個小小的丫鬟幫忙辦事。

瑤紅目光一閃，低聲應道：「是。」然後恭敬的退了回去。

柳錦桐望著窗外盛開的花兒，眉宇間盡是淡漠。

唐澄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報復對象，這個蠢貨哪怕她不出手也會自己作死，但她不甘心，她沒有忘記上一世唐澄囂張嘲諷欺辱她的事。

唐澄是南陽侯最寵愛的女兒，她的一舉一動都被府裡的人關注著，因此她決定留下孩子的舉動一下子就傳遍了整個侯府，眾人驚訝、奇怪、高興、惋惜，反應不一。

先前唐澄不管不顧尋死覓活的要墮掉孩子，鬧得極大，可向來對她有求必應的南陽侯堅決不同意。

她很生氣地發了一通火，嬌氣怕疼的她不敢弄個什麼摔倒來墮掉孩子，就聽從珊瑚的建議，暗地裡讓珊瑚買墮胎藥。

府裡的人心裡敞亮著呢，事不關己的看著她作死，有些還在暗地裡推波助瀾。

此時的唐澄問了珍珠府裡的情況，知道許多人等著看好戲，再結合了原主的記憶，對自己的處境心知肚明，她摸著肚子小聲自言自語，「可憐的寶寶，還沒有出生就被這麼多人惦記著。」

珊瑚是擺在明面上的，真不知她哪裡來的膽子，說不準背後還有幕後黑手。要是她沒有來，原主現在怕是已經喝下那碗黑乎乎的墮胎藥了。

「小姐，這是大廚熬的滋補雞湯，您快趁熱喝。」珍珠得知小姐不會改變主意後，開開心心的給她準備湯湯水水。

唐澄一聽到是雞湯，眼底浮現一抹期待，拿過雞湯喝了起來，雞湯鮮美，這個大廚的手藝比星際高級廚師的廚藝更好，確實好喝，她有點意猶未盡。

「小姐，鎮國公夫人送了兩個經驗豐富的嬪嬪過來伺候您，您看要不要留下？」珍珠見小姐喝完了雞湯，心情不錯，便小心翼翼的提起了這事。

前幾天小姐爆出懷孕後，鎮國公夫人就送了嬪嬪過來，只是被小姐怒氣衝衝的趕走了。現在鎮國公夫人再次送嬪嬪過來，她有點拿不准小姐會不會接受。

唐澄一聽暗道運氣真好，真是缺什麼來什麼，「留下吧，我身邊正好缺嬪嬪，她們來得正好。珍珠，妳去將她們帶進來。」

古代的后院鬥爭極為激烈，殺人不見血，落胎死人都是常事，醫療又水準極為落後，一個不小心寶寶就會沒了，有經驗豐富的嬪嬪在會安全一點，她要好好保護肚子裡的寶寶。

牡丹園下人的安排有南陽侯發話，南陽侯夫人張氏無法插手，一切皆由原主自己來，偏偏原主喜歡善於吹捧自己的下人，這些下人都是見風轉舵的牆頭草，不知有多少是其他人的眼線。

原主被別有心思的珊瑚吹捧得暈頭轉向，去哪裡都帶著她，由她貼身服侍，其他丫鬟在她的運作下根本沒有機會接近原主，更別說嬪嬪了。

幸好侯爺爹強勢塞進來一個珍珠，平日裡還派人關注牡丹園的動靜，不然牡丹園早已被珊瑚仗勢把持了。

珍珠高高興興的應下，一刻鐘左右就將人帶了過來，後面還跟著煩躁不已的珊瑚。見小姐突然改變計畫，珊瑚心裡升起了危機感，她想到那位神祕人說的承諾，心頭火熱。

誰不想做主子享受榮華富貴，如今有這麼一個大好機會送上門，她當然要盡心盡力的辦好此事，一得知鎮國公夫人再次送嬪嬪上門，她就準備打著自家小姐的幌子先下手打發她們，誰知珍珠得知後阻止了她，還稟告小姐。

珊瑚心裡暗恨，祈禱小姐像前天那樣打發掉兩位嬪嬪。

「見過四小姐。」

兩位嬪嬪渾身乾淨清爽，性子和善，介紹的時候語氣不疾不徐，給人一種舒心的感覺，絲毫沒有因為唐澄未婚先孕名聲不好就生出輕視和鄙夷，顯然是鎮國公夫人根據唐澄的性子精挑細選出來的。

唐澄看了十分滿意，鎮國公夫人果然重視她肚子裡的寶寶。

珍珠緊張的看著她的表情。

「小姐，四皇子……」珊瑚眼巴巴的看著唐澄，再次提起了四皇子，希望她不要留下兩位嬪嬪，有她們在，想要再次說服小姐墮掉腹中的胎兒難如登天。

她沒有傻到準備親自動手弄掉小姐的孩子，盯著她的人多著呢，一旦小姐發怒，侯爺徹查，她便會完蛋，她可是很惜命的。

兩位嬪嬪聽到珊瑚的話，眉心幾不可察的皺了一下，她們早在來之前就知道南陽侯府的四小姐非常信任這個叫珊瑚的丫鬟。

「閉嘴！」唐澄冷冷哼了一聲。

珊瑚臉色漲紅，不敢置信的張了張嘴，心裡隱隱感到一絲驚慌，小姐的性子陰晴不定，但一直非常信任她，可是現在……

「小姐……」珊瑚想要掙扎一番，她是小姐最信任的丫鬟，小姐不會這麼對她的。珍珠在一旁瞪大眼睛。

「杵著幹什麼？還不退下！」

唐澄對攬掇她墮胎的珊瑚滿是厭惡，只想立即發賣了，但一想到自己院子裡的情況，除了珍珠沒有一個值得信任的人，她決定等一等。

她身邊沒有什麼可用的人，發賣一個下人，誰知道會不會被別有用心的人鑽了空子，留下隱患，交給珍珠還不如讓侯爺爹來，到時順便整頓一下院子。

「是！」珊瑚當著珍珠和兩位嬪嬪的面，難掩羞憤的退了出去。

唐澄這番舉動令珍珠大為解氣。

兩位嬪嬪一個姓高，一個姓曹，都十分擅長照顧有身孕的婦人。

唐澄沒有多詢問，當場就將人留了下來，「以後勞煩兩位嬪嬪費心。」

高嬪嬪和曹嬪嬪連聲道不敢，心裡暗暗驚訝唐澄的態度，她們過來的任務就是要好好服侍這位嬌蠻任性的四小姐，只要唐四小姐不要想著打掉世子爺的孩子，她們就謝天謝地了，沒想到唐四小姐這麼配合，她們不禁鬆了口氣。

在門外偷聽的珊瑚臉色瞬間難看起來，一想到自己的主子夢就這麼碎了，她當即恨上了突然改變主意的唐澄。

第二章 與侯爺爹的初見

唐澄留下鎮國公夫人送來的兩位嬪嬪這事很快就傳出去，南陽侯府所有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看來四小姐應該是想留下鎮國公世子的孩子。

那些暗地裡想要看唐澄繼續作死的人紛紛失望，就差那麼一點點……一點點……這個珊瑚也太不可靠了。

居住在正院的張氏聽著心腹陳嬪嬪的稟報，對於唐澄沒有經過她這個當家夫人的允許就私自留下兩個嬪嬪的行為，臉色都沒有變一下。

早前她還會憤怒不甘，後來就想開了，一個沒了親娘的丫頭片子，還是個庶出身分，威脅不了她一雙兒女的地位，早晚會嫁出去，何必在意，侯爺寵就寵吧。

因此張氏除了沒有聽從侯爺的吩咐將唐澄記在名下當嫡女，對唐澄的一舉一動皆睜一眼閉一眼，她的這番舉動讓南陽侯很滿意，連帶的高看了她的一雙兒女，簡直是意外之喜。

張氏是個聰明人，從此便順著南陽侯的意思，更加不管唐澄，唐澄要什麼她從不為難，連牡丹園的下人也讓唐澄自己挑選。

她讓府裡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唐澄身上，甚至暗地裡還幫唐澄擋了不少算計，讓唐澄當一個耀眼的靶子。

參加世家夫人聚會的時候，張氏還十分無奈的「訴苦」，堂堂侯爺夫人卻不能管教一個庶女，大家都十分同情張氏。

現在滿京城百姓誰不知曉南陽侯將一個嬌蠻任性的庶女寵上天。

一旁的唐歆聽著此事，腦子裡不由得浮現出書中的情節。

四妹只是個被重生女主弄得淒慘無比的炮灰，明明抓著一手好牌，有一個寵她上天的侯爺爹，卻偏偏作死，上輩子就沒好下場，這一世女主重生，四妹的下場只

會更加淒慘。

不說四妹，她這個身體的原主後來也走上了和女主為敵的路子，嫁的丈夫是個心慕重生女的癡情男配，幫女主折磨她，她的下場也好不到哪裡去。

幸好她穿來的時機正好，還沒有和重生女主以及那個癡情男配有交集。

她是想低調的融入古代，但不想為了低調就嫁給原主那除了家世其餘都平庸無比的丈夫。

當初看這本女主重生復仇文的時候，她非常喜歡溫淮安這角色。

書中，四妹在背主丫鬟珊瑚的挑撥下打掉了溫淮安的孩子，這是她悲劇命運的開始。如果自己穿的是四妹就好了，溫淮安可是個男神級別的男人。

真不知作者到底是怎麼想的，為了讓讀者同仇敵愾，特意安排了這樣一個情節，她當初看書的時候就恨不得玷汙了她男神的唐澄早點被重生女主弄死。

這麼一想，唐歆立即想去見見唐澄，說起來，她穿越過來都有大半個月了，還沒有見過這位貪慕虛榮、嬌蠻霸道的四妹呢。

「娘，我去牡丹園看下四妹。」

說起牡丹園這個院名的來歷，唐歆眼角抽了抽。

書中有提過，這名字是四妹自己取的，因為牡丹象徵富貴，四妹便喜歡牡丹，還學人家養牡丹附庸風雅，偏偏養一盆死一盆，被人看了不少笑話。

張氏聞言忍不住皺皺眉，語氣嚴肅地阻止，「歆兒，妳和四丫頭向來不和，這不是妳表現姊妹情深的時候，不要去攪和，免得到時那丫頭出了事，什麼髒的臭的都往妳身上潑。」

唐澄懷著鎮國公的嫡孫，除非是暗地裡偷偷攏掇她自己作死，不然最好不要親自出手，到時查出來不但要面對侯爺的怒火，還會面臨鎮國公的報復，得不償失，不值得。

「夫人說的對，小姐您看府裡的其他主子，有誰會去牡丹園看四小姐？避開都來不及了。」陳嬪嬪也附和張氏的話。

現在的牡丹園不知有多少雙眼睛關注著，私下小動作不斷。鎮國公世子的隔房兄弟對鎮國公的爵位虎視眈眈，恨不得他一輩子沒有子嗣，好過繼他們的兒子，不然鎮國公夫人哪裡需要送兩位嬪嬪護著四小姐的孩子。

一個未婚先孕的侯府庶女，聲名狼藉，品性令人不敢恭維，除了她肚子裡的那塊肉，誰會惦記她？

張氏將其中的利害關係一一說了出來，陳嬪嬪也在一旁補充。

唐歆也不是個蠢的，聽母親和陳嬪嬪這麼一解釋，差點沒嚇出一身冷汗。她果然太年輕，雖有劇情金手指，知曉四妹癡戀四皇子，還作死的打掉了溫淮安的孩子，卻不知原來這裡面還有這麼多的黑手在推動。

哪怕如今四妹決定留下溫淮安的孩子，依然步步驚險，稍有不慎她的孩子就會保不住。

唐歆這下隱隱有些同情唐澄，打消了去看望她的心思，聽從張氏的話待在自己的院子裡侍弄花草。

她的院子裡繁花似錦，一片生機勃勃，這一切都要得益於她的金手指——植物系異能，這是她的底氣和最大的祕密。

丫鬟錦書遲疑了半晌，小心翼翼上前轉達，「小姐，早上四小姐派人過來說她想要您剛培育出來的三色牡丹。」

唐歆俏臉一沉，四妹輕飄飄一句話就想弄走她勞心勞力用植物系異能花了半個月培育出來的變異三色牡丹，好大的胃口，她才不慣著四妹。

「我培育出三色牡丹的消息是誰傳出去的？」

「奴婢不知。」

「去查清楚！」唐歆垂眸，她培育出三色牡丹的事是個祕密，沒想到竟然傳了出去，說不準重生女主已經知道了，希望沒有引起柳錦桐的懷疑。

她一點都不想和女主對上，整個南陽侯府和女主有仇的只有唐澄一個，她不想捲進去。

「是，小姐。」錦書應聲離開。

唐歆沒有心思再用植物系異能養護院子裡的名貴花卉，她決定將三色牡丹藏起來，編個意外打發唐澄，免得到時偏心眼的侯爺爹上門索要。

剛換了芯兒的唐澄滿腹心思都放在養寶寶上，早忘了原主早上做的破事，徒留唐歆如臨大敵一般。

此時的她正一邊吃著新鮮水果，一邊在心裡默默規劃自己的未來。

她眯了眯眼，決定生下寶寶後重拾體術，沒有力量傍身太沒安全感。

這具身體的體術天賦不錯，和她原來的天賦不相上下，唐澄十分滿意。

真不知原主是怎麼想的，明明讀取了她的記憶可以修煉體術，偏偏被她記憶裡的帝國科技文明迷花了眼，拋下寵愛她的侯爺爹以及肚子裡的寶寶歡天喜地去投胎。

要修煉體術前得先增強體質，唐澄想到就做，吃完美味的瓜果後，立即讓珍珠去拿紙張和筆墨。

珍珠聞言愣了一下，見平日最厭惡學習的小姐突然要這些東西，忍不住高興的想著是不是小姐要上進了。

她沒說什麼，將一向被當擺設的東西拿到唐澄面前，好奇問道：「小姐您這是要練字嗎？」

說起來也是可笑，唐澄跟女夫子學了許多年，除了認全了字外，寫的字連六歲孩童都不如，更別說其他才藝了。外頭誰不知南陽侯府的庶出四小姐不學無術，是個嬌蠻任性的草包美人。

「不是，我突然想到一個特別有用的藥劑方子，待會我寫出來，妳去藥鋪抓藥，我要做藥劑。」唐澄隨口回了一句，提起毛筆歪歪扭扭的將要用的藥材寫出來。她一點都不習慣現在這具孱弱的身體，母體太弱會影響寶寶的資質。

在星際帝國，強身藥劑是最受歡迎最好賣的藥劑，也是孕婦的必備藥劑。

唐澄慶幸自己因為一時好奇學會了如何煉製強身藥劑，也是她唯一會煉製的藥劑，現在派上了用場。

珍珠聽到小姐又要折騰，用不知從哪裡弄來的奇怪藥方做藥劑，差點嚇了個半死，臉色都白了。

曹嬾嬾和高嬾嬾臉色也變了，心提到了嗓子眼。

「四小姐，外頭的方子大都不可靠，您若是想學製藥，可以尋個醫術高明的大夫學習。」兩位嬾嬾不敢勸唐澄安心養胎，生怕她突然改變主意墮胎，只能委婉地阻止。

「妳們放心，這是煉製強身藥劑需要的藥材，我現在身體太弱了，這個藥劑對身體好。有了強身藥劑，我肯定能順順利利生下孩子。」唐澄吹乾紙張上的墨水，無視紙上醜不拉攏的字，自信滿滿道。

她沒有寫過毛筆字，原主的字也醜得辣眼睛，因此她沒覺得丟臉。

高嬾嬾和曹嬾嬾急了，「四小姐……」

什麼強身藥劑，她們聽都沒聽說過，不會是那些遊方道人的騙人手段吧？以唐四小姐的性子，被騙也不出奇。怕就怕唐四小姐上了心，不僅自己折騰煉製，還打算練出來自己喝。

這不是在作死嗎，就不能消停一點？要不是她懷著世子爺的孩子，誰管她作死。還想順順利利生下孩子，就怕這孩子會被她折騰得沒了。

「不用再說了，我心裡有數。珍珠，時候不早了，妳快去抓藥。」唐澄心中有把握，絲毫不理兩個嬾嬾的勸阻。

珍珠又氣又急，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陷入了兩難之中。

靜靜站在一旁的珊瑚雙眼轉了一下，想著這可是做手腳的好時機，萬萬不能錯過，急急忙忙上前道：「小姐，奴婢給您抓藥。」

「珊瑚，妳……妳知道自己做什麼嗎？」珍珠見珊瑚插手，怒目而視。

珊瑚瞥見小姐面露不豫，心裡暗喜，頗有心機的打壓珍珠，「珍珠，妳是不是忘了咱們是奴婢，小姐的話妳竟然敢不聽，到底誰才是主子？」

以她對小姐的瞭解，這話一出，就算不能重新博得小姐的信任，也會讓小姐厭惡珍珠。

珊瑚不懷好意的看了面色發白的珍珠一眼，好整以暇的等待著。

唐澄本來就準備處理掉珊瑚這個惡毒丫鬟，見珊瑚不忘在她面前耍心機，精緻的小臉驀地染上了怒意，「珊瑚，妳給本小姐閉嘴，這裡沒妳說話的分！」又道：「珍珠，妳去抓藥。」

唐澄想到記憶中原主被珊瑚哄得團團轉的場景，還為了不讓侯爺爹對珊瑚下死手，竟然以死相逼，嚷著要是珊瑚沒了，她也不活了，唐澄簡直大開眼界，無話可說。

同樣是被親人嬌寵的大小姐，原主的腦子不知是怎麼長的。幸好珊瑚不知道原主為她做過這樣的蠢事，不然這個珊瑚怕是會更加有恃無恐。

今日一連被小姐怒斥的珊瑚驚愕，滿眼不敢置信，心裡陡然升起一抹恐慌，不敢

再吱聲。

在她眼裡，小姐從來都不是重情分的人，一旦不如意就會棄之如敝屣。

珊瑚想到神祕人的許諾，在沒有達到目的之前，她還不能被小姐厭棄，只得咬牙忍下，內心十分委屈氣忿。

她被小姐買回來後從來沒有被這麼對待過，什麼狗屁小姐，說什麼只信任她一個人，果然是騙人的，等將小姐的孩子弄掉……

此時的珊瑚還不知道自己的草包小姐換了芯兒，繼續作著美夢。

珍珠看到唐澄怒斥珊瑚的反應，暗暗鬆了口氣，幸好小姐沒有再被珊瑚這等小人蠱惑。

這下她也不敢猶豫了，趁著小姐還沒有被珊瑚哄騙，她迅速拿了藥材單子離開。

還是先順著小姐吧，等侯爺回來再告知侯爺，相信侯爺不會讓小姐亂來的。

兩位嬪嬪相互看了一眼，苦笑一聲，沉默了。這位唐四小姐真是任性得令人頭痛，她們只是下人，還不是南陽侯府的下人，說再多，這位唐四小姐也聽不進去，說不定到時還會被攆走，沒看連唐四小姐最喜歡的丫鬢珊瑚也被呵斥了嗎？

屋裡安靜下來，唐澄對此很滿意，施施然坐在貴妃榻上享受美味的點心。

至於珊瑚眼裡一閃而逝的怨恨，她壓根兒沒放在心上。

臨近傍晚，南陽侯唐則晉回來了，恰巧珍珠也將藥材買了回來。

「奴婢見過侯爺。」珍珠見到侯爺，連忙恭敬行禮。

「澄兒今日可還鬧？」

說起寶貝女兒，南陽侯想到她尋死竟活鬧騰著要墮胎，頭疼又無奈，希望女兒能夠理解他的一番苦心。

在南陽侯看來，比起寶貝女兒一心要嫁的四皇子，其實溫淮安更適合她。

尤其是唐澄好運的懷上了溫淮安的孩子，這就是她的底氣，儘管未婚先孕的名聲不好，他依然決定給寶貝女兒最大的支持，盡力護著她。

「回侯爺，小姐已經改變主意要留下鎮國公世子的孩子，還將鎮國公夫人送的嬪嬪留下來了。」珍珠連忙回道。

南陽侯聞言鬆了口氣。

「只是小姐突然說身子太弱了，要煉一種強身藥劑，寫了一張清單讓奴婢買藥材。」說著她揚了揚手中的大包袱，「這是小姐讓奴婢買的藥材，濟和堂的大夫說小姐要的藥材雖然奇怪，但都沒有毒性。」她特意仔細詢問過。

南陽侯的目光落到大包袱開口處露出來的一根骨頭上，「骨頭也是藥材？」

「侯爺，這是虎骨，花了不少銀子。」珍珠一臉肉疼地回道。

南陽侯點點頭，淡淡道：「原來是虎骨，可以再買幾根泡酒給澄兒補身子。」

珍珠傻眼了，侯爺關注的地方是不是不太對，難道侯爺不打算阻止小姐煉製藥劑嗎？

南陽侯向來寵女兒，也瞭解寶貝女兒的性子，對唐澄要煉製藥劑並沒有放在心

上，他以為她所謂的煉製藥劑類似熬藥，自己動動嘴，讓下人動手熬藥，說不準過幾天就沒興趣了，沒什麼好擔心的，不過他還是準備尋個可靠的大夫放在牡丹園以防萬一。

南陽侯邊想邊朝牡丹園走去，珍珠和小廝一同跟在後頭。

對於侯爺一回府就匆匆去了牡丹園這事，府內眾人全都習以為常。

當唐歆再次接到這個消息，她抿了抿唇，心裡泛起一絲酸意，她穿過來大半個月了，費了不少心思討好侯爺爹，卻沒一點效果。在侯爺爹眼中，怕是只有唐澄這個沒腦子的四妹，殊不知四妹為了復仇和女主對上，最後搭上了整個南陽侯府。她想拯救侯府，現在看來侯爺爹這條路子行不通。

至於改造唐澄，唐歆想都沒想過，女主是重生的，本就和唐澄有仇，不可避免會和女主對上，她不想摻和進去。

「還是只能靠自己啊。」唐歆呢喃了一句。

牡丹園。

唐澄終於見到了寵原主的侯爺爹，在看到南陽侯的第一眼，她眉心一跳，太像了，南陽侯的面容竟然和她父親有七八分相似。

說起來她還沒看過原主的容貌，這麼一想，她拿來手邊放著的美人鏡，這一看當即嚇了一跳。

鏡子裡映照出一張她頗為熟悉的容顏，精緻的臉蛋，漂亮的杏眼，以及眉宇間一抹傲然，一切都那麼熟悉，她竟然和原主長得有九分相似，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緣分？

南陽侯見狀輕咳一聲，拉回寶貝女兒的注意力，「澄兒，今晚爹在妳這兒用飯。」唐澄回過神來，若無其事地收起美人鏡，揚起一抹燦爛的笑容，開心的過去挽住南陽侯的手臂，「好啊，我也想和爹一起用飯。」

對於這個和她父親長相十分相似又寵愛女兒的侯爺爹，唐澄接受良好。

對於寶貝女兒的親近，南陽侯露出高興的笑容。

被遺忘的珍珠看著手裡的大包袱，默默等待。

珊瑚十分安靜，大氣不敢喘一口，剛剛侯爺掃過她的冰冷眼神令她心驚肉跳。

每回南陽侯來看唐澄，珊瑚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侯爺暗中的警告她可收到不少。

「爹，我尋到了個好方子，準備煉製一種強身藥劑，等藥劑煉出來了，您也泡泡，可以強身健體。」唐澄想到這個時代的人壽命極短，決定讓她的大靠山侯爺爹活久點。

「不是喝的？」南陽侯驚訝，而後臉上一派輕鬆。

不就是泡一泡所謂的強身藥劑，珍珠都說藥材沒毒性了，估計也沒什麼用，就當洗個澡好了，反正寶貝女兒沒那個耐性一直製作。

珍珠一臉絕望，侯爺的反應不大對。

兩位嬪嬪：「……」

「可以喝，也可以用來做藥浴。」唐澄被侯爺爹的第一反應逗樂了，「強身藥劑的藥性有點烈，先用來泡藥浴，等身體適應了再喝。爹，您放心，我不會亂來的，我還要順順利利生下孩子。」

見她說得煞有其事，兩位嬪嬪嘴角抽了抽。

南陽侯一點都不放心，沒想到這藥劑竟然還可以喝，「澄兒，妳的藥劑方子是哪裡來的？」

唐澄眼都不眨的回道：「應該是一個道人給我的，時間隔得有點久，我也想不起來了，不過是無關緊要的人，爹不用在意，只要方子有用就好。」

南陽侯眉心一跳，記不清誰送的，還能記清藥劑方子嗎？

他整個人都不好了，忙道：「澄兒，妳現在是雙身子，這入口的藥要慎重，兩位嬪嬪經驗豐富，妳多聽聽她們的建議。」

高嬪嬪和曹嬪嬪連連點頭，安安分分養胎不好嗎？非要折騰些亂七八糟的。

唐澄對侯爺爹的不信任一點都不生氣，她知道侯爺爹關心她，「爹，您放心，要是泡藥浴沒用，我肯定不會喝的。」

南陽侯想到寶貝女兒的性子一陣頭疼，又捨不得責罵，只道：「煉藥劑泡藥浴可以，不過要大夫檢查過沒問題才行。」

罷了，不就是泡個藥浴，有大夫看著，應該不會出事。要是他現在阻止，誰知道寶貝女兒會不會暗地裡瞎折騰，不如擺在明面上。

得到了侯爺爹的支持，唐澄很高興，「爹，您派人去收集武功祕笈，我對武功很感興趣，等孩子生下來，我要練武。」她這是未雨綢繆，體術需要用武功來掩飾。寵女兒的南陽侯眉心跳了跳，最終還是道：「好。」

唐澄心滿意足。

珍珠一臉沒精打采，她就知道會這樣。

珊瑚暗暗高興，使勁折騰吧，最好將鎮國公世子的孩子折騰沒了。

說話的功夫，天色暗了下來，大堂裡點上了燭火。

廚房管事帶著一群丫鬟魚貫而入，隨著她們入屋，飯菜的香味鑽入鼻尖。

玉盤珍饈，香氣四溢，色澤誘人，唐澄坐上桌和南陽侯一同享受了一頓美味的晚飯。

飯後，唐澄遣退下人，跟南陽侯說了要處理掉珊瑚的事。

南陽侯一陣驚喜，他不放心的再次確認，免得寶貝女兒後悔了又鬧騰，「澄兒，妳真的打算讓爹處理掉珊瑚？」

唐澄攤手，一臉無辜道：「是啊，珊瑚這丫頭越來越不討人喜歡，還喜歡指手畫腳，不適合再待在我身邊做心腹。爹，您多派點人給我，我堂堂侯府小姐，身邊怎麼能只跟著一個丫鬟，太沒面子了，起碼得十個八個，這樣才氣派。」

南陽侯哈哈大笑，「澄兒說的對，就該這樣，爹明天就給妳送十個八個下人過來。」

見寶貝女兒終於厭棄了珊瑚，南陽侯那個高興啊，決定今晚就派人處理掉珊瑚，免得夜長夢多。

至於如何處理，當然是讓她消失。

當天晚上，一碗毒藥下去，珊瑚沒了。

張氏得知後暗暗惋惜，多好的棋子，就這麼沒了。

南陽侯處理珊瑚的事並沒有隱瞞，很快傳到了各個院子，仗著唐澄作威作福的珊瑚沒了，眾人反應不一，下人私下議論紛紛，暗暗高興。

唐歆整個人懵了，滿眼不敢相信。

四妹這個極品炮灰身邊像小強一般頑強的惡毒丫鬟就這麼沒了，這可是重生女主收買的棋子，開局沒多久就死翹翹，後續的劇情怎麼展開？

而唐澄剛沐浴完準備睡覺，就從珍珠口中得知南陽侯對珊瑚的處置，杏眼微微睜大。

侯爺爹出手真是乾脆俐落，她還以為他會發賣珊瑚，沒想到他直接將後患扼殺掉。

唐澄心情極好，愉悅的脫鞋上床，裹著被子沉沉入睡。

父女二人都不關心收買珊瑚的幕後之人，能從珊瑚嘴裡撬出來的多半不重要，撬不出來的隱藏極深，不過以後總會露出馬腳。

第三章 言行舉止嚇壞人

夜色微涼，燭火搖曳。

鎮國公府正院中，鎮國公夫人閔氏正在和嫡子溫淮安說唐澄的事。

「淮安，南陽侯府傳來消息，唐四小姐已經決定留下孩子，我派人選個好日子，你儘快將她娶進門吧。」

鎮國公夫人其實很不喜唐澄這個聲名狼藉的未來兒媳婦，但唐澄運氣好，懷上了兒子的子嗣。

面對其他幾房的虎視眈眈，她只能咬著牙認下這個能生的兒媳婦。

溫淮安長相俊美，目若朗星，頹長的身軀雖然看起來單薄瘦弱，但無損他的俊美。他優雅的端起茶盞抿了口香茶，神色淡淡點頭，「一切由母親做主。」

他和唐四小姐本就是意外結合，滿京城誰不知唐四小姐上竄下跳要嫁四皇子。

一個無心，一個無意，但唐澄肚子裡有了他的孩子，他便會負起責任。

鎮國公夫人看著兒子，暗歎一聲，攤上這麼個蠢笨無知、作天作地的唐四小姐，真不知兒子是倒楣還是幸運。

「下個月有個良辰吉日，婚期就定在那日吧，雖說有點趕，但唐四小姐肚子裡的孩子等不及。」

溫淮安點點頭，「母親看著辦吧，我沒意見。」

鎮國公夫人又是一歎，「我明日去一趟南陽侯府。」

盯著唐四小姐肚子的人太多了，加上這唐四小姐太能折騰，還是儘快放在眼皮底下看著為好，免得一個不注意將她的孫子弄沒了。

第二天一早，唐澄用過早飯就見南陽侯派人送來了二十個下人。

這二十個下人一看就是特意訓練過的，看她的眼神平靜而恭敬，唐澄很滿意。她看上一個眼神沉靜、個頭嬌小的女孩，指著那女孩宣佈，「以後妳就叫珊瑚，跟在我身邊。」

珍珠愣住，「小姐，她不叫珊瑚。」

唐澄微微抬起精緻的下巴，「以後我身邊的四大丫鬟就叫珍珠、珊瑚、玲瓏、琥珀，簡單又好記。」

新上任的珊瑚恭敬道：「珊瑚謝小姐賜名。」

唐澄繼續發問：「誰會拳腳功夫，站到前面來。」

有一個相貌平平的丫鬟站了出來。

「很好，妳就叫玲瓏吧。」

「謝小姐賜名。」

唐澄又點了個會醫術的漂亮丫鬟賜名琥珀，如此一來四大丫鬟齊全了。

剩下的十六個人，丫鬟婆子嬾嬾，唐澄一一做了安排，整個牡丹園大換血，除了粗使下人，原先在院子裡的人全都被唐澄送走了。

接下來唐澄準備煉製藥劑，她特別講究，特意指揮玲瓏與琥珀改造牡丹園裡的一間空屋。

院子裡陽光明媚，唐澄懶洋洋的坐在鋪了柔軟墊子的椅子上，看著下人忙忙碌碌。珍珠和珊瑚在一旁服侍，一個端茶倒水遞水果，一個按摩捶肩，務必讓她舒舒服服。

珍珠很高興，那個總是攏掇霸占小姐的珊瑚沒了，小姐身邊有了侯爺安排的人，她總算可以稍微鬆口氣。

就是小姐對煉製藥劑很上心，令她很苦惱。

牡丹園的大動靜一傳出去，後院眾人酸氣沖天，侯爺這是要將四小姐寵上天啊！而唐澄身邊新弄出來的四大丫鬟的名字也被眾人知曉。

唐歆：「……」

沒了一個珊瑚，又來一個珊瑚，鐵打的名字，流水的丫鬟。劇情的力量真強大，這都能圓回來，四姨這波操作真讓人無話可說。只是這珊瑚換了人，後續劇情發展還能一樣嗎？

見書中劇情在唐澄這個極品炮灰這邊出了岔子，唐歆心裡有點焦躁。

最近南陽侯府的唐四小姐鬧了一齣又一齣的笑話，精彩紛呈，成了眾人茶餘飯後的談資。

茶樓裡，三個相貌英俊的世家公子聚在一起。

「都說唐四小姐蠢笨無知，我倒覺得她挺聰明的，只記四個名字，多省事兒，淮安，你說是不是？」定北侯世子蘇景行笑咪咪地看著溫淮安。

「唐四小姐很有想法。」溫淮安淡定的喝茶。

齊國公府大少爺齊長修搖著扇子悶笑一聲，笑過後，他正色問道：「淮安，你真

的打算娶唐四小姐為正妻？」

「嗯。」溫淮安點頭，他的身體情況眾所周知，說不準唐澄肚子裡的孩子是他唯一的子嗣，最好能給孩子嫡出的身分。

「我佩服你的勇氣。」齊長修一臉敬佩的拍了拍溫淮安的肩膀。

蘇景行眼珠一轉，「淮安，唐四小姐真的不是大婦人選，你可以娶一位端莊賢淑，善於持家的貴女為正妻，讓唐四小姐當平妻，南陽侯應該可以接受。」

「這個建議不錯，淮安，你覺得如何？」齊長修大為贊同。

溫淮安雖然子嗣艱難，但想要嫁入鎮國公府的貴女還是很多的，子嗣艱難並不代表會絕嗣，那些心慕溫淮安的貴女都覺得自己會是那個幸運兒，可惜這一切都被沒腦子的唐澄捷足先登。

溫淮安斷然拒絕，他因體質比較弱的緣故，對女色並不上心。這事是個意外，因此他沒有遷怒唐澄的意思。

唐澄當不起大婦沒關係，國公府後院有母親坐鎮，待母親百年後，他也可以派人掌管後院。

兩人見溫淮安毫不猶豫地拒絕，暗自惋惜，他們都瞭解他的性子，並沒有繼續相勸。

建安伯府。

瑤紅遲疑了半晌，終於鼓起勇氣小心翼翼地彙報情況，「小姐，南陽侯府傳來消息，珊瑚被南陽侯處理了。南陽侯還送了二十個下人到唐四小姐身邊，咱們還要收買唐四小姐身邊的丫鬟嗎？」

柳錦桐神色微微一變，「以後再說。」

南陽侯除了有世襲爵位，也是朝廷的三品大員，頗得皇帝重用。

唐澄這個蠢貨的運氣真是好得令人嫉妒，不但被南陽侯寵上天，現在又多了一個權勢滔天的鎮國公府護著，她不想在這個時候暴露自己。

幸好唐澄向來作天作地，總會自己作死，上一世就是如此，她還是暫時將唐澄擱一邊，先將精力放在其他的仇人身上吧。

瑤紅聞言懸著的心放了下來，她其實一點都不想將手伸到被南陽侯重重保護的唐四小姐身邊，這樣實在太危險了。

在柳錦桐放棄對付唐澄的時候，鎮國公夫人前往南陽侯府登門拜訪。

張氏接待了鎮國公夫人，得知對方是過來商議婚期一事，她的臉上露出一抹為難之色，歉然道：「國公夫人，四丫頭的婚事由侯爺做主，不如等我詢問過侯爺的意思再給妳答覆。」

沒想到會得到這種答案，鎮國公夫人只好道：「看來只能這樣了。」她就這樣無功而返。

等鎮國公夫人離開，張氏臉上的為難消失無蹤，悠閒自在的喝茶。

要說誰最想將唐澄嫁出去，非張氏莫屬，可惜唐澄的婚事被南陽侯把持著，她想

插手都難。

想到唐澄很快就要嫁去鎮國公府，張氏嘴角微微翹了翹，心情極好。

春日陽光明媚，牡丹園後院的空地上壘起了五個灶臺，上面擺了一排咕嘟咕嘟冒著泡的五個藥罐子，幾個婆子在灶臺前添柴火。

唐澄愜意的坐在椅子上指揮四大丫鬟往罐子裡加藥材，原本她是在改造過的空屋煉藥劑，見天氣不錯，便跑到外頭煉製，如今整個院子裡瀰漫著一股藥味。

「小姐，您一下子熬……不，煉製五罐藥劑會不會太多了？」珍珠按照唐澄的吩咐將虎骨丟到罐子裡，暈乎乎地回到唐澄身邊，說話的時候聲音有點飄。

「不多，等煉好了最多就一罐，到時要分給爹一部分，還要送一部分給鎮國公世子，他的身子骨這麼虛，需要泡一泡，剩下的就不多了，也不知道夠不夠用。」唐澄早就分配好了。

曹嬪嬪和高嬪嬪突然有點同情自家世子，可憐的世子爺，竟然被唐四小姐說身子虛，還要送世子爺亂七八糟的藥劑，外頭不知會傳成什麼樣。

珍珠默默低下頭。

「小姐，您確定這樣能煉製出強身藥劑嗎？」琥珀本身會醫術，看到唐澄這樣隨意吩咐她們往藥罐子裡放藥材，每個藥罐子放同一種藥材的時間都不相同，感覺就像是亂來，一點都不可靠，她禁不住擔憂起來。

唐澄自信十足地點頭，「當然，妳們要對我有信心，咱們府裡人多的的是，我會尋一個體質虛弱的人先試試效果，絕對不會拿肚子裡的寶寶冒險。」

眾人：「……」

曹嬪嬪和高嬪嬪稍微鬆了口氣。

唐澄無視她們眼裡的不信任，等藥劑效果出來就好了。

別看她沒將方子當回事，其實強身藥劑的煉製重點在於魂力，沒有魂力的人按方子煉出來的藥劑沒有強體效果。

唐澄就擁有魂力，可惜她只會煉製一種藥劑。早知道會穿越，她就多花點心思學習煉藥了。

唐澄唏噓了一下就將此事拋開，想著等她將體質改善好，她要生一堆寶寶。

對生寶寶執念頗深的唐澄暗暗定下了一個小目標，唇角愉悅的翹起。

半個時辰後，需要用到的藥材大多都已放入了藥罐子，只留下幾樣，院子裡的藥味越來越濃。

這股濃濃的藥味散逸到牡丹園外，引來眾人的好奇，他們一探究竟後紛紛無語，四小姐真能折騰。

牡丹園的粗使下人幾乎都是別人安插的眼線，唐澄說鎮國公世子身體虛的話被有心人故意傳了出去，連同所謂的強身藥劑以及方子也提到了，再次給眾人添了談資。

「娘，聽說四妹在煉製強身藥劑，那是什麼？我怎麼沒聽說過？」匆匆趕來正院的唐歆對所謂的強身藥劑很上心，這名字一聽就很現代，她暗暗懷疑唐澄是不是被穿越了。

張氏隨口回道：「不過是遊方道人弄出來糊弄人的東西，妳不知道也不奇怪。」

唐歆一愣，遊方道人？既然是道人，應該是弄出一些所謂的仙丹來騙人啊。

她將自己的疑問說了出來。

張氏忍不住笑了，「歆兒，我們又不是傻子，要是真有這樣的靈丹妙藥，那些道人早就自己用了。」她又補充了一句，「當然，也不是所有道人都是騙人的，有些確實有點本事，只要有用還是有人願意花銀子買的。」

唐歆突然覺得自己問了個傻問題，所以四妹並沒有被穿越，看她煉藥劑的方式，應該是被人糊弄了。

想到這，她輕輕吐了口氣。

在唐歆暗自猜測的同時，唐澄正指揮琥珀將罐子裡的藥渣子弄出來，然後她親自動手將剩下的幾樣藥材放入藥鉢裡，用藥杵搗碎。

曹嬾嬾和高嬾嬾見唐澄只是在研磨藥材，便沒有出聲阻止。

誰也察覺不到唐澄的魂力波動，她現在搗鼓的才是強身藥劑的精髓核心，之前的大陣仗不過是煉製強身藥劑的前置步驟。

這些原本可以交給智慧型機器人做的，誰讓古代什麼都靠人工，沒有精密的儀器，沒有簡單好用的智慧型機器人。

唐澄作為一個大小姐，當然不會親自動手，只能指揮下人幫忙。

一刻鐘後，琥珀將所有的藥渣子清理乾淨，然後按照唐澄的吩咐讓粗使婆子將幾罐藥汁全都倒入同一個藥罐子。

唐澄立即將搗好的藥粉倒入藥罐子，一邊釋放魂力一邊攪拌，片刻後，精緻挺翹的鼻尖隱隱滲出了細汗。

「好了，強身藥劑煉製成功，該尋個體弱的人來試藥了。」唐澄露出了一抹笑容，眉宇間微微透出一絲疲憊。

穿越時空後，她的魂力被削弱了許多，方才煉製藥劑時又消耗過大，需要休息兩三天才能緩過來。不過看著煉製成功的這一罐強身藥劑，她漂亮的杏眼滿是興奮和激動，終於可以改善這具孱弱的身體了。

四大丫鬢看著藥罐裡黑乎乎的藥劑，禁不住嚥了嚥口水，太可怕了。

兩位嬾嬾則微微後退了一步。

「小姐，這藥劑是不是該讓大夫檢驗一下，再找人做試驗？」珍珠的心都在顫抖，這藥劑看起來太像毒藥了，萬一將人毒死了……

唐澄杏眼一瞪，「妳們不相信我？」

「不是，不是，奴婢怎麼會不相信小姐，只是侯爺交代過，您煉製的藥劑必須讓大夫檢驗過才可以用。」珍珠連忙搖頭否認，心裡暗道：這不是相不相信的問題，而是這藥劑太嚇人，一看就有問題。

唐澄覺得她們真不識貨，卻仍得乖乖道：「行，珊瑚，妳去叫個大夫過來。」

在珊瑚去濟和堂請大夫的時候，南陽侯回府了，一進門就看到了在等著他的陳嬾嬾，得知張氏找他有事，他想了想，腳步拐了個彎去了正院。

「侯爺，鎮國公夫人今日登門商議四丫頭的婚期，希望四丫頭下個月出嫁，我還沒有給答覆，想詢問下侯爺的意思。」

南陽侯對張氏沒有擅作主張應下來很滿意，「這事我先問下澄兒。」

張氏一點都不意外，侯爺對四丫頭十分溺愛，肯定會顧及四丫頭的想法。

整個侯府侯爺最大，只要涉及到四丫頭，就是四丫頭最大。

南陽侯沒有在正院逗留，匆匆去了牡丹園。

一道鵝黃色身影從裡間進入大廳，唐歆神色複雜的望著南陽侯遠去的背影，心裡很不是滋味，「娘，爹是不是太寵四妹了？」

「這又不是第一回了，妳不是早習慣了嗎？」張氏輕輕拍了下女兒的手，奇怪的看了她一眼。

唐歆猛地驚醒，她本就不是原主，何必惦記南陽侯的寵愛。

「娘，我知道了，不會有下一次。」她神色認真地保證。

「希望妳是真的放下了。」張氏深深看了女兒一眼，「對了，過幾天成王府的老王妃過大壽，妳好好準備一下。」

唐歆打了個激靈。

原主在前一世嫁的夫君就是老王爺的嫡次孫，除了擁有宗室的身分和爵位，可以領取朝廷俸祿外，就是一個平庸無能的人，偏偏這樣的人還頗為搶手。

她抿了抿唇，萬分不願的點頭，「娘放心，我會準備好的。」

張氏微微皺眉，不過也沒說什麼，她這次讓女兒努力點，就是希望女兒能夠被老成王妃看中嫁入成王府。

成王府向來不參與皇子們的奪嫡之爭，成王妃的次子雖然平庸，但品性不錯，以唐歆侯爺嫡女加三品大員嫡女的身分，當皇子妃也夠資格，只是疼女兒的張氏不願女兒捲入皇子們的紛爭中，也不願女兒嫁到其他世家大族，嫁入成王府是最不錯的選擇。

唐歆並不知張氏的用心良苦，她的思考被書中劇情禁錮了，一葉障目，只看到重生女主對原主前世低嫁給平庸宗室所產生的不好臆測，並不知原主前世的日子過得如何，自然對張氏的安排十分牴觸。

南陽侯來牡丹園來得正是時候，濟和堂的老大夫正在檢驗強身藥劑。

南陽侯看到那一小碗黑乎乎的藥劑，悚然一驚，「有毒嗎？」

四大丫鬟低下頭。

唐澄有些不滿，「爹，我煉製的藥劑怎麼會有毒！」

南陽侯嘴角抽了抽，「等大夫檢查過再說。」

老大夫笑了笑，「侯爺，四小姐製作出來的藥劑沒問題，至於有沒有強體效果，老夫也不知道，侯爺可以找人試驗一下。」

眾人震驚，濟和堂的老大夫醫術極為高明，他的話眾人是相信的。

唐澄哼了一聲，「我就說我煉製的藥劑沒問題，你們都不信。」

南陽侯連忙安撫寶貝女兒，「是，是，都是爹的錯，這試驗的人選不用找了，讓爹來吧。」

「侯爺！」南陽侯的心腹小廝大驚。

看到侯爺爹的這番舉動，唐澄很高興，她親暱的挽著南陽侯的手臂，愉悅道：「爹，我這就讓人去準備浴桶。」

眾人：「……」

老大夫沒有離開，他很好奇這強身藥劑的效果。

在下人準備浴桶的時候，南陽侯和唐澄坐下等待，南陽侯端起茶盞，說了鎮國公夫人的提議。

「爹，下個月出嫁會不會太趕了一點？這麼匆匆出嫁很沒臉面，不能生完孩子再出嫁嗎？」唐澄撫摸了下腹部，皺了皺秀眉。

「噗！」正在喝茶的南陽侯將口中的茶噴了出來。

四大丫鬟和兩位嬪嬪目瞪口呆，生完孩子再出嫁？她們沒聽錯吧？

整個後院一片安靜，半晌，南陽侯深吸了口氣，輕咳一聲，「澄兒，這不合規矩，對你的名聲不好。」

唐澄微抬下巴，「沒得商量，我才不管什麼名聲，什麼禮儀規矩，反正我決定了，等生了孩子再出嫁，娶妻生子，鎮國公世子賺大了。」

她如今可是易孕體質，孕育值滿點的人，在帝國就是一塊人人爭搶的香餠餠，帝國的寶貝，就這麼大著肚子匆匆出嫁，還被人說三道四，簡直不能忍。

娶妻生子……南陽侯無言以對，他只聽過娶妻生子，寶貝女兒怎麼弄出個娶妻生子……

「萬一妳生的是姑娘，鎮國公世子不娶妳為妻，只要孩子怎麼辦？」南陽侯頭疼道，試圖讓寶貝女兒改變主意。

「那就換個人嫁啊，爹，您女兒這麼優秀，不愁嫁，世上好男兒多的是，不差鎮國公世子一個。」唐澄滿不在乎擺了擺手，語出驚人。

南陽侯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到，寶貝女兒到底哪來的自信？他為了她的婚事，頭髮都愁白了。

在他心裡，寶貝女兒當然千好萬好，可架不住名聲不好，別人不喜歡，不想娶啊。珍珠等人全都傻住了，小姐這過分樂觀的心態……她們甘拜下風。

曹嬪嬪和高嬪嬪嘴角直抽，唐四小姐真是自信過頭了，要不是肚子裡有世子爺的骨肉，世子爺也不會娶唐四小姐。

老大夫被唐澄的驚人之語震到了，他留下來是對的，唐四小姐果然沒令他失望。

「小姐，其實鎮國公世子挺好的，您不會還惦記著四皇子吧？」珍珠小心翼翼的問道，越想越覺得這個可能性極大。

若不是惦記四皇子，小姐怎會說出生完孩子再嫁的話來？如果小姐懷的是四皇子的孩子，怕是早歡天喜地的嫁了。

「珍珠，妳想多了，鎮國公世子雖說身子骨不太好，但長得俊，我挺喜歡的，四皇子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唐澄笑咪咪道。

之前寶貝女兒眼中只有四皇子，非四皇子不嫁，現在寶貝女兒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南陽侯愁死了，果然兒女都是債。

「如果孩子出生後，鎮國公世子只要孩子不要娘，四皇子願意娶我為正妃，我倒是可以考慮嫁給他。」唐澄冷不丁的補充了一句。

南陽侯發愁，寶貝女兒把自己當香餠餠了，以為誰都想咬一口。

四大丫鬟驚疑不定，小姐好像患上了臆想症，怎麼辦？

老大夫：「……」唐四小姐這是要上天啊。

其餘人目瞪口呆。

「妳喜歡就好。」南陽侯憋了半晌，擠出一抹乾巴巴的笑容，「要是四皇子不願意，爹給妳相看幾個青年才俊。」

眾人無話可說，侯爺這是被小姐帶進溝裡了，明明說的是小姐嫁鎮國公世子的事，變成了侯爺考慮給小姐相看青年才俊，中間還扯出了四皇子，話題越來越歪了。

唐澄愉悅一笑，「爹，您真好。」

曹嬾嬾和高嬾嬾：「……」她們就這麼沒有存在感嗎？南陽侯和唐四小姐就這麼肆無忌憚的在她們面前討論著不要嫁她們家世子爺。

這時，小廝將浴桶抬來了，將熱水倒入浴桶。

為了看效果，唐澄大手一揮，讓人將浴桶放在院子的空地上。

顧及南陽侯的顏面，院子裡的下人都清空了，只留下唐澄、四大丫鬟、兩位嬾嬾以及老大夫和侯爺的兩個心腹小廝。

眾人先迴避，等南陽侯更衣入浴桶才過來。

唐澄根據浴桶的大小，自罐子裡舀起了一小碗強身藥劑，指揮侯爺爹的小廝小甲，「將這碗藥劑倒入浴桶。」

小甲硬著頭皮將黑乎乎的藥劑倒入浴桶中。

老大夫頗為感興趣的近距離圍觀。

片刻後，浴桶裡的清水全黑了，南陽侯漸漸感到了一陣密密麻麻的刺痛，沒多久，他的臉上多了一層細密的汗珠，臉色開始發白。

「侯爺，您沒事吧？」小甲見狀急得團團轉。

老大夫一臉若有所思，「這是藥劑發揮作用了？」

唐澄讓四大丫鬟服侍著，懶洋洋的坐在剛搬出來的貴妃榻上，茶水瓜果點心吃得不亦樂乎，愜意無比。

「小姐，泡這個強身藥劑是不是會很難受？」珍珠一邊給小姐捶肩，一邊弱弱的問。

「不會啊，很舒服的。」唐澄道。

「可是侯爺看起來好像很痛苦。」珍珠看著不遠處浴桶裡似乎正在強忍痛苦的南陽侯，小臉微微發白。

「小姐，這個藥劑真的沒問題嗎？」琥珀一臉憂心忡忡的問。

「當然沒問題，老大夫不是檢查過嗎？」唐澄輕哼，抬眼去看，果然看到侯爺爹痛苦硬撐的模樣，整個人愣住了。

她陡然想起古代人的身體比基因優化過的帝國公民弱上許多，使用強身藥劑的分量大概要減少一倍。

出了這麼個大失誤，唐澄尷尬又心虛的摸了摸挺翹的鼻子，「第一次沒經驗，沒有把握好藥劑的量，不過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下一次我不會再犯這樣的失誤。」

四大丫鬟：「……」

兩位嬖嬖深吸口氣，可憐的侯爺，被唐四小姐坑了，這是血淋淋的教訓，唐四小姐果然不可靠。

這話傳到被折騰得死去活來的南陽侯耳中，面對寶貝女兒的失誤，他只能咬牙受著。

在南陽侯陷入水深火熱的時候，唐澄的豪言壯語猶如長了翅膀般飛速傳了出去，滿京城譁然。

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離經叛道的女子，唐四小姐的驚人之語簡直令人大開眼界，瞠目結舌，到底是誰給她的自信？

眾人紛紛同情起溫淮安。

張氏得知此事眼前一黑，差點氣得吐血，雙眼隱隱露出絕望，只覺未來一片黑暗。四丫頭這麼能作死，要是一輩子嫁不出去，以侯爺寵愛四丫頭的架勢來看，四丫頭豈不是要在侯府住一輩子。

後院的其他姨娘和張氏有著同樣的想法，唯有兩個已經出嫁的庶女暗暗慶幸。唐歆對這個四妹無話可說，同時暗暗羨慕唐澄的張揚肆意，在這個保守又封建的古代，唐澄簡直就是一個奇葩。